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八

力婚門

立繼類

當出家長

蔡九軒

立繼之法必有所由李氏既是家長則立繼必由李氏李氏之  
詞則曰已立劉恢繼嗣十餘年而劉賓暗作據照謀奪劉賓之  
詞一則曰衆尊長立賓男明孫為繼二則曰李氏老病昏昧等  
語則明孫之立乃出於群黨之私計而非出於李氏之本意明  
矣本縣所申未究底蘊牒州僉廳詳詞結絕申



身在養子戶絕立繼事體條法迥然不同丁一之無子生前抱養王女之子為後年未三歲正合條法歿後弟用之欲以己子為一之後一之生前抱養與親生同而一之既自有子用之不得干預再詞懲斷

父在立異姓父亡無遺還條

胡石壁

舊法諸養子孫而所養祖父父亡其祖母母不許非理遺還鄭文寶無子而養元振以為子雖曰異姓三歲已下即從其姓依親子孫法亦法令之所許文寶之養元振不經除附當時年歲

固不可考然當文寶生前鄭逢吉折簡與之已呼之為姪以此勸驗昭然不誣今文寶既亡雖使其母欲以非理遺還亦不可得况伯叔乎使逢吉有感於昔人戒鄙之事惡族類之非我恐鬼神之不歆則但以理訓諭弟婦俾於本宗擇一昭穆相當者與元振並立如此為猶出於公也若其不聽在法夫亡妻在者從其妻會長與官司亦無抑勒之理今據所畫宗枝圖却言自已有二子其意果在是乎真欲紛兄之臂而奪之食也弟在則誣訴弟弟亡則誣訴姪用心不減一至於此當職平日疾惡此輩如寇讐今日當官何可不治杖一百枷項市曹令示衆十日

今晚寄箱來早斷

叔教其嫂不願立嗣意在吞併

胡石壁

李學文既娶而亡其祖又嘗為立嗣則非未成丁之子矣阿張昨以所命繼子是李學文親堂弟昭穆不順為詞本府遂與勒令歸宗別令命繼而今此所陳乃稱學文自親弟下不願更與之立嗣如此則是絕學文之後矣阿張一愚婦耳無所識此必是李學禮忘在吞併乃兄之家乘遂教其母以入詞忘同氣之恩棄繼絕之誼廢其祭祀餒其鬼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等禽獸異類當職惡之如寇讎豈非敢恩在近便當勘斷編管

且錮身押下倉廳同本宗尊長供具昭穆相當之人以憑命繼又喚到尊長供無昭穆相當之人乞立異姓國立異姓曰成家立異姓曰亡春秋書宮人滅鄩蓋謂其以異姓為後也後世之法雖有許立異姓三歲以下之條蓋亦曲徇人情使鰥夫寡婦有所恃而生耳初未嘗令官司於其人已死其嗣已絕而自為命繼異姓者今李學文既無昭穆相當之子而其母阿張之常有不願命繼之詞在官司豈可強令求之異姓但當與之分定一戶田業一分還李惟賢一分還阿張與李學禮母子同共掌管候李學禮將來如有兩子令將一子以繼學文之後如亦

無子則聽何張區處李學禮放

已立昭穆相當人而同宗妄訴

翁浩堂

謹按令曰諸無子孫聽養同宗昭穆相當者為子孫又曰其欲繼絕而得絕家近親尊長命繼者聽之又曰夫亡妻在從其妻觀此三條則王氏爭訟可一見便決何至連編累牘越月踰年如是之紛紛乎王學正思中娶江氏為妻無子立弟學錄次男為子名作霖娶兩妻俱無子王思中夫妻又為立姪宗二秀次男為子名華老可謂昭穆相當矣王永錫於華老為叔父所盡宗枝及所供狀並無異辭江氏於華老為祖母亦無他說祖父

父養之尊長命之祖母主之華老之得為作霖嗣安如山嶽誰得而動摧之哉王宗權出誕其傍不顧理法之不當但知財利之攫取欺凌孤寡起事貪謀妄謂華老已出繼王興祖及考宗枝則知不然蓋出繼王興祖者非華老也王宗權自知理曲前政累追不出以致詞訟淹延當職叅詳故牘事理昭灼正不待思權之出自可定斷但江氏尚許攘奪簪笄衣服器皿等事今大綱既正末節即與閩畧引示思權如今後不安分守妄生事端官司定與追究斷治案給斷由付江氏收執當官除附備榜縣門申州併提舉司照會

立昭穆相當人復欲私意遺還

留耕

照得虞艾存日娶陳氏得妻家標撥田一百二十種與之隨嫁  
不幸陳氏與虞艾相繼物故乃父虞縣丞不能為之立後致陳  
佐有詞於官譙運使判令立嗣虞丞方議以族中虞外夫之子  
虞繼為虞艾後此虞丞之初心已為不善虞繼既立之後虞丞  
若念其子亡歿則當以親孫愛之撫育教養使之有所成立可  
也顧以一寵妾離間之故愛情遽分意復中悔於是以致遺  
棄為名而陰為遺還養子之計此虞丞設心益不善矣原虞繼  
之立非虞丞之本心特其子虞艾得妻隨嫁之田身沒而業無

所歸既為陳佐所訟患得患失之心日切于中且準譙運使之  
判姑為此以解目前之紛紛耳然不思虞繼係本宗昭穆相當  
之子幸而立之可以為其子後虞繼既無顯過安可切切然以  
去之彼虞繼者果何自而立哉三歲收養在法雖有明條然世  
人果能收養於遺棄之中者鮮矣其陰謀控奩扶合指證類皆  
出於私心者十蓋八九虞繼之立恐亦如此詳其本縣出給所  
立但言繼死則虞繼本無恙及陳佐與詞虞丞出官分析却乃  
供稱虞繼已死而後立虞雖何前後之自相矛盾邪且虞繼之  
立蓋因虞艾死後譙運使因陳佐之詞責令立繼而後虞繼始

立今據公據內乃謂虞艾苑虞繼已不歸家持喪則不孝之罪重而後虞錐可得而立虞繼可得而遣而不知官司文書具在其命繼之月日固可考也近虞繼嘗同其本生父虞升之出官陳詞而謂其已死可乎夫曰已死曰不持喪是皆虞丞意在立錐而不可立繼也粧合拾遺棄而收養經營於縣據之出給作偽日拙虞丞之心亦勞矣今案牘既齊足可參照其切于人亦皆在官其未出官者獨房長虞季恭與虞丞妾劉氏兒爾是二人者已拱手狀在案不待喚集足見是非虞繼既先為虞丞所立昭穆既順且無顯過自無遣逐之理合照先來經官除附承

典虞艾香火劉氏不得妄生事惹詞虞錐不得妄謀攙立但劉氏乃虞丞之妾曾為虞丞生子於虞繼合有服紀父母所愛犬馬亦然而况於人父母有過子孫安可擬議虞繼但當以出繼為心植立虞艾門戶使虞艾箕裘不墜不可以舊惡為念與劉氏生隙欲門示虞錐虞繼仍帖縣備示劉氏知委非惟虞艾香火有歸亦可以息陳佐不已之詞奉台判照所擬行見知在人引喚讀示訖各放

立繼營葬嫁女並行

建陽

涂子恭死無嗣堂兄涂子仁以次子為之嗣義也親弟涂拱以

三喪未葬妹女未嫁為憂亦義也夫既曰義矣立繼之遲速喪  
嫁之後先宜並行而不悖而自為紛紛者何也母乃跡義而心  
利歟母乃事在此而心在彼歟風俗薄惡良可重歎使涂子恭  
無祖業無分法應無過而問焉者矣有司不忍助為紛紛各勉  
以為義之實照得涂子仁以其子准孫繼兄涂子恭後昭穆為  
順於條無礙但涂子恭涂拱兩房未見物業若干引示門喪從  
公檢校取狀申聽准孫為子恭後仍取責涂拱日下同姪准孫  
安葬三喪遣嫁姪女狀入案庶幾並行而不悖以全兄弟死生  
之義仍由提舉使臺

諸力絕而立繼者官司不應沒入其業入學文溪

建陽縣申到拘沒周德田業入學事會廳擬云云帖縣將屋業  
撥還周起宗以立周德之後限十日取周起宗管業狀申如阿  
張更被掌攬唆教有詞則當徑追阿張後夫章師德根究積年  
侵用周德租米多少計贓定罪奉提舉台判下殤不當立嗣初  
無此條嫁出妾以主田獻入官亦無此法起宗雖非周成親生  
子畢竟從小抱養况其有子可以繼周德之絕官司合與從厚  
今沒入其業於理安乎建陽朱文公所居之鄉學校教化所出  
之地諸友平日講明義利之辨取舍必不苟理所不可雖千鍾



若將免馬壹拾伍石之徵於續食何補而忍犯不韙乎此特官  
司貪徇美名有以誘之耳榜縣學前仰周起宗前來本司供合  
立嗣人名以憑給據帖縣日下撥田還本人責令管業阿張係  
出嫁妾不合妾以主家田獻入官勘杖六十照赦免斷餘照擬  
行

利其田產自為尊長欲以親孫為人後李文溪

吳子順死其子吳昇又死獨子順妻阿張在留得自隨奩田十  
餘種暮年疾憂交作既無夫可從又無子可從而歸老於張氏  
已可哀矣其生也未聞有吳氏能哀而扶持之者及其既病且

死也則有利其些小田業者矣是重可哀也有吳辰者於去年  
二月入詞訟張氏二姪盜收田契田苗前官包知縣所判已照  
破其奸計矣及張氏之死吳辰又欲以其孫鎮老強為吳昇之  
後觀其執到除附文字求其所謂族長保明者乃吳子大也子  
大即吳辰也鎮老乃君文之子君文乃子大之子烏有自為尊  
長而親孫為人後之理何其不避嫌也張氏縱有疾病豈有二  
月內方與吳辰鼓訟六月內即以其孫為後雖三尺之童尚不  
可欺也此不謂之利其田產而何及追到吳氏親房尊長吳君  
至供證則云所餘田是張氏自隨田非吳氏之產也又謂吳君

文假作張氏詞於權官處陳乞給據其不義之俗有如此者今  
張氏吳昇兩喪俱未葬合從吳君至所陳於張氏自隨田內量  
所費撥賣以了兩喪官司給簿收支葬畢於族中從眾選立一  
人承祀却撥餘田與之吳君文一家不得干預庶幾死者瞑目  
公論允協吳君文勘杖八十封案再詞折斷餘放仍申提舉司  
所有權官廳脫給公據毀抹附案

嫂訟其叔用意立繼奪業鄧運管擬姚立齋判

甌寧縣寡婦張氏論叔范遇爭立繼奪業事着詳諸處斷由見  
得范通一有子四人長曰熙甫次二曰子敬即監稅次三曰遇

即達甫次四曰述即善甫熙甫已娶妻生子未幾夫妻與子俱

亡以理言之當為立繼在法立繼由族長為其皆無親人也若  
父母存當由父母之命當熙甫死時其父母俱存皆無立繼之  
意非不愛其子也蓋謂蕞爾田業分與見存三子則其力均立  
一孫為熙甫後則一房獨分之業已割其半矣割其一半使二  
子分受一則三子中立有厚薄之分此通一之本意也故寧地  
與三子而以熙甫私置之田為承嘗田使三房輪收以奉其祭  
祀三房之皆其猶子雖不立嗣而祭祀不絕矣故紹定二年  
十月立砧基簿簿首言長男熙甫既亡不願分產其存日將妻

卷之八  
控查置到田業等撥文丞嘗簿尾係通一母陳氏着押兄弟同  
簽是有父命明矣砧基文書皆已印押訖熙甫死已一十五年  
而春秋祭祀無缺者以所立范熙甫十五年丞嘗田在故也為  
三子者遵父之命輪年時祀則范氏之鬼不餒矣夫何死過者  
獨於父母亡分業八年之後兄子敬亦亡遂抑逼其弟善甫姪  
餘慶簽押立繼文字以已子文孫為熙甫後此豈誠念其兄之  
未立後哉不過欲奪其一兄一弟已分之業爾提舉司判送縣  
結絕申上謂若立文孫則已分之業又釐而為四一則不出父  
母之命二則難以強兄弟之從辭理明甚貪廳忽畧不看乃謂

無父母之命今照范善甫范餘慶等約以文孫為熙甫後謂丞  
嘗田不以與文孫恐違背父母之美意則割削兄弟之產以與  
文孫獨不傷父母之本意乎此於理不通特眩惑於繼絕之美  
名耳今參考斷由范過係曾經徒斷之人不孝於其父母與不  
敬於其姊與兄又不交其弟每操刃趕殺持杖毆打傍人救者  
至遭其折齒又其甚者乘其兄子敬之死突入其室將嫂拖打  
趕散工作人不許入殮勒取錢三百貫米數百石又抑逼其弟  
與姪為此私約於嫂張氏既論之後旋計會縣吏印押除附公  
據又經丞廳改正力帳此文約不正何可照用况其用意甚惡

愈願合用誅心之法逼脅而盟謂之要盟要盟與釐正則可乃  
謂既已墮其計中雖悔何及容姦若此則弱之內強之食人之  
類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愚見謂熙甫既有嘗田自不乏  
祀者於產業已分之後驟立一人為嗣則從前父母所立碇基  
文書皆不足為據必將盡取田業分過八年之久田業豈無變  
易一兄一弟豈肯俛首聽從割產以畀支孫必將擾亂一家愈  
增仇怨詞訴紛然何由了絕非惟遂兇人吞併之謀抑且無益  
死者反有害於生者矣不若各照碇基支文管業追毀文約公  
據庶幾一家得以安跡如必欲立繼則范遇詒計吞併其子文

孫亦不當立欲帖縣照應奉都運檢詳姚立齋判照所擬行欲  
立繼難動其已分之業只當就悉嘗田內於無礙房分中推立  
范遇既如此兇暴用意吞謀其子却不可立帖縣照應

父子俱亡立孫為後

建倉

絕家命繼有一舉而兩得者謂如父子俱亡無人承紹香火不  
必為父命繼而立孫則父之香火在其中矣王聖與有子二人  
長怡次蜀皆不幸早世於是立廣聞之子惠孫為怡之後立廣  
祚之子衡孫為蜀之後適不幸王廣聞之長子淵道俱死其惠  
孫只得歸所生父家承紹王廣聞之業而王怡之香火絕矣雖

然惠孫雖去衛孫尚存是蜀有後而怡無後蜀之香火不絕則  
聖與之香火亦不絕但可惜王怡為不祀之鬼仰族長王聖沐  
經本司陳乞照條擇昭穆相當人為王怡命繼義當然也本司  
遂與行下通判廳指定尋據申到因依見得惠孫雖歸所生父  
家尚欲包占王怡一位絕業此聖沐所以有詞兼王齊翼即聖  
與之父同男聖與婦余氏在日曾於嘉定十三年經縣陳稱不  
欲立廣漢為聖與之嗣廣漢即聖與之堂姪遂立堂姪王廣聞之子惠  
孫為男王怡之嗣今來惠孫既已歸宗只得就本宗內選一昭  
穆相當人繼承王怡香火其理甚明白本司遂與行下本縣續

據申喚到王家族長王聖泰等契勘只有王廣炳次子淵海方  
三歲喚王怡係是叔行此外別無可繼之人本司再下契勘如  
果指實即與立繼訖申蓋欲更加詳審耳今却據族長評議已  
立淵海繼王怡外更欲立王廣漢為聖與之後究其所以乃謂  
余氏在日有此遺囑殆與前此通判所申王齊翼父子并余氏  
不欲立廣漢之說背馳設果有遺囑便合經官印押執出為照  
不應直待王怡命繼後方齎出遺囑據立為族長者又附會而  
為雙立之說此不過又生一秦相與破蕩王怡物業於理委是  
難行只合行下本縣廳立淵海為王怡後怡之香火不絕則聖

與之香火亦不絕所謂一舉兩得是也奉提舉徐戶部宮講台  
判行

所立又亡再立親房之子

建倉

照得王廣漢所爭立繼事以本條論之王怡不在只合於近親  
中擇昭穆相當人與之繼後王廣漢從兄弟也使其是時已有  
兩子則以近親而言固不當舍其子而立遠族只緣此時王廣  
漢次子未生族人以王怡不可絕嗣同共商議立王廣炳之三  
歲子淵海其淵海雖是遠房昭穆既順諸房則未有子所以皆  
無可爭獨王廣漢者一時不忍以其祖業分與遠房遂經官陳

詞執出遺囑以為王怡之母曾立為嗣欲與淵海雙立乃為叔  
孫官司以其遺囑未甚正當方此尼而不行豈料淵海得立未  
幾忽爾身故當是時王廣漢亦既有次子官司立為王怡後族  
人夫誰得而爭也縣道有失契勘乃又立王奇為淵海子夫以  
三歲幼亡子違法越次與之立嗣安能弭爭者之詞其王廣漢  
爭訴在官尚未予決而所立王奇又爾不在豈亦造物不欲以  
王朝散之業使外房計較而得必有所待而後與邪王廣漢之  
子王椿既是王朝散直下子孫立為王怡後名正言順昭穆相  
當考之本條皆無一毫可疵但其間有聖沐者號稱族長捏繼

立之權專事教唆賣弄前後詞訴此人必入名於其中惟知鼓  
扇族人起爭以為一已邀求之利全不念族人敗家失業皆職  
此妾與詞訴之由近王聖沐又經本司陳告欲再與王淵海王  
子况向者與三歲幼亡子立孫官司有失契勘至今悉訴不已  
今若再蹈前非則是復墮王聖沐之姦計也欲帖縣照條從公  
以廣漢次子王椿為王怡後除附給據其聖沐與王怡王廣漢  
既服屬疎遠且為人不公不當干預仍告示王聖沐如再有詞  
定斷以徒訟茶煩之罪限三日具申奉提舉徐力部台判所擬  
甚當從行

命繼與立繼不同

擬筆

命繼有正條在在司惟知守法而族屬則參之以情必情法兩  
盡然後存亡各得其所江齊戴無子論來昭穆相當則江淵之  
子名瑞者可繼之而族黨之訴則謂江淵嘗以子繼齊孟矣不  
能盡為人後者之責故欲以江超之孫名禧者繼齊戴今契勘  
禧乃超之子非孫也非孫則昭穆不順有司雖欲從之不可得  
也無已則別擇他派按江氏宗圖自仲任而下分為三枝其應  
億周彥二派之下各五傳而止惟元偉一派至八傳如此則惟  
有元偉派下第八傳諸孫可以繼齊戴耳八傳諸孫不惟江瑞

一人爲可繼但詞訴紛紛既失族黨之意官司若遽然令其繼之恐無以得衆心或生後詞是繼之者乃所以累之也當職再審處必欲使情法之兩盡然猶慮族黨之論未能盡公而枝派所盡或有所隱不可遽憑以定斷者竊見江淵江齊戴二人者皆集撰侍郎遊公之婿今爭立人江瑞正侍郎之孫當立不當立可立與不可立只當取正於侍郎蓋侍郎碩德雅望必能爲息族黨之紛訴公心正理必能照破族黨之私情一語可決庶幾情法兩盡而可全其族黨之義顧不美歟帖本係請親詣侍郎宅稟白上一項曲折仍與其族長折衷定爲一說回申本

府却與從公照條施行一行人併送縣照已判

再判

照得江瑞江禧爭繼江齊戴之後昨來使府台判已詳且盡矣所以帖縣稟白游侍郎合其族當折衷而爲一說者蓋欲情法之兩盡今本縣繳申侍郎之回劄族長之陳詞其說猶未一準台判察推擬呈竊謂立繼命繼皆有條令揆之於法江禧之繼昭穆不順誠不當立其可立者江瑞而已然察之衆情侍郎爲江淵江齊戴之外舅方不平江淵之所爲而不願與其爭江劉員乃齊戴之親兄方歷舉江淵之過而不願立其子蓋自可



見矣况東老一位三子長劉員次齊孟次齊戴向者齊孟死而無後江淵嘗以一子繼之矣不能盡為人後之責致為其母王氏所訴今齊戴之嗣弗續江淵又欲以子繼之如此則其位下三房物業江淵者得其二此族黨之所以必爭而詞訴之所以紛紛也再三紬繹欲合情欲息訟必當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矣江瑞之立當以命繼論不當以立繼論檢照淳熙指揮內臣僚奏請謂案祖宗之法立繼者謂夫亡妻在其絕則其立也當從其妻命繼者謂夫妻俱亡則其命也當推近親尊長立繼者與子承父分法同當盡舉其產以與命繼者於諸無在室

歸宗諸女止得家財三分之一又准戶令諸已絕之家立繼絕

子孫

謂近親尊長命繼

於絕家財產者若止有在室諸女即以

全戶四分之一給之若又有歸宗諸女給五分之一止有歸宗諸女依戶絕法給外即以其餘減半給之餘沒官止有出嫁諸女者即以全戶三分為率以二分與出嫁諸女均給餘一分沒官法令昭然有如日星此州縣之所當奉行者今欲照上條帖縣委官將江齊戴見在應干田地屋業浮財等物從公檢校抄劄作三分均分將一分命江瑞以繼齊戴後奉承祭祀官司再為檢校置立簿曆擇族長主其出入官為稽考候出幼日給江

淵不得干預將一分付與諸女法撥爲義莊以贍宗族之孤寡  
貧困者仍擇族長主其收支官爲考覈餘一分沒官庶幾覬覦  
之望塞爭競之心息人情法理兩得其平而詞訴亦可絕矣區  
區愚見如此判府大卿台判施行帖委建陽縣尉從公檢校由  
限十日察推再擬照得上件事爭訴日久今若委縣尉檢校或  
有差出恐致拖延又惹詞訴欲就府委官一員前去喚上江宅  
幹人取索砧基祖簿集本族尊長從公點對從條檢校徑行均  
作三分就縣廳同所委官及房長攤拈開具供申照縣十日其  
餘浮財什物一併檢校均分毋令偏曲奉判府台判委合同

治命不可動搖

人境

竊聞事合於權不必繩之以正情本乎私未易文之以公今吳  
崇之與吳元寶迭爲詞首而爲吳坦申訴繼後事雖謂之義舉  
可也然拖照案相得見吳鐘之立爲吳坦之子吳深之立爲吳  
坦之孫皆出於祖父母父母之治命由子及孫第第相承已見  
於再世矣一旦復使之捏杌不安可乎譬如附橘於抽續梨以  
杏幸而脉理堅凝氣勢聯屬方津津然喜有生意或者過慮其  
種性之駁旦旦而伐之豈惟枝葉受害而本根且隨仆焉此正  
吳崇今日之舉也設使吳崇真有意於愛念骨肉當伯父吳元

佐議立之初自合從事於幾諫胡爲不於彼時曲盡忠欵及至  
吳鐘兄弟析力之日又同伯吳元寶聯名知押今吳鐘立繼已  
經三十餘年遽與詞訴與昨來知押關書之意大段矛盾豈能  
厭服公論也哉當職顧爲之深息孰惟方吳坦與其父吳元佐  
之議立也想其環視本宗無人可立不得已取諸其妻家之裔  
亦曰關於九族之一庶幾親親以睦而相依以生其較諸絕無  
瓜葛者良有間矣况人之無子而至於立繼不過願其保全家  
業而使祖宗之享祀不惑焉耳今契勘吳鐘與吳彥基分析吳  
元佐戶下產錢每房計一貫四一自有零見今吳元彦其僅留四

百文有零而吳鐘戶下增至二貫八百有零勘驗至此果何負  
於乃祖乃父議立之初意是則吳鐘之繼立也雖出於一時之  
權要亦不害其爲正既又與之參稽族譜吳崇之祖吳坦乃其  
堂弟也以堂弟之親而與歿故堂兄議及後事其誰曰不可然  
初詞欲以已之子錡立繼於吳坦嗣事已定之餘知縣陳宣教  
窺見其私亦既不直之矣今復欲以衆房之子立繼於吳坦之  
男吳鎮之後未爲不公然亦安知非以已私之不遂姑託公以  
自文而重爲曾氏困乎緣曾氏之於吳鎮乃其新生之子也豈  
有其子早世毋氏忍使之無繼者今據曾氏所供昨已將第三

孫男岩護繼之吳鎮此外更不願他立自從其夫吳坦下世每  
事皆係曾氏處分則議立吳鎮亦須聽從其願他人何預焉况  
吳鏗力下產錢甫及三千見有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皆已長成  
將來婚娶亦非絀故正使官司曲從吳崇之請更立一人目今  
人情不美如此和氣有虧焉能保其家道之昌乎竊念曾氏年  
華已晚所立孫男若護官司直與除附以爲善後之計不然他  
日詞訟復興吳坦之業難保回思今日吳崇倡爲繼祀之舉亦  
直美談尔初何補於本宗也哉區區管見如此仍錄吳崇所具  
家譜連粘在前備申使府乞賜裁酌施行見到人各押下着家

知管聽候指揮

照得人家立繼固有出於祖父母父母之治命而昭穆相當法  
意無礙雖官司亦不容加毫末其間然或有弱於私愛而輒變  
初心遂成兩立訟隙既開馴至破蕩家計在官司又安得不主  
盟公論而與之區畫也哉今據汪慶安與其弟堯箕爭論命繼  
事當職拖照前案得見呵游與夫汪球共生五子如旦如珪如  
璋如松如玉汪球身故之後其長男如旦亦早世妻阿周奉阿  
姑游氏之命及其夫如旦存日遺囑將如珪之子慶安與如旦  
爲嗣其文字內諸子皆有知押而幼男如玉實預焉既又經官

除附給據付慶安收執凡經十有餘載至嘉定九年阿游聽信其幼男如玉之言入狀乞以其次子堯實再與如旦立後是故慶安有詞前政陳奉議爲見阿游不曾出官前後詞狀皆非親筆所立堯實必非己意遂照阿周與其阿姑游氏元初關只令慶安立繼如旦之後亦可謂公當矣其汪如玉不伏却用其九歲男堯實名字經使府審論今契勘阿游再立堯實遺囑止謂慶安患病恐將來不能承奉如旦香火至嘉定九年三月狀則謂慶安顛酒賭博不治生業嘉定十年七月內狀又謂慶安兇狠不肖咆哮尊長得非狂如玉嫌其不從兩立之議遂旋生

枝節以羅織之手及追到阿游取問雖據供吐願立堯實然其年已老耄心無主宰每一出官汪如玉常尾其後及又契勘汪如玉位下亦生五子分析之後家業有退無進想必是居家之日朝夕哀鳴其母而乞曰爲人之母者多是私愛幼子况又親目其幼子如玉累重如此其家計又如此遂聽其爲兩立之謀而不暇計其訟隙之所從生也然慶安堯實蓋均之阿游之的孫阿游但願慶安當來命繼如旦位下止有生穀田二十一石續後就所生父如珪借錢贖回如旦存日所典生穀田一十七石今來阿游兩立之意既是堅決不回則慶安原佃生穀田二

十一石與堯實均分管佃所是自備錢取贖生穀田一十七石不當在均分之數如此則庶幾有公論詞訴可絕其慶安自此以後亦當承順祖母阿游不得緣此輒生怨望遠決不怨今備申使府各人着家知管聽候指揮

戶絕

夫亡而有養子不得謂之戶絕

葉憲

阿甘見在雖招到接脚夫而有二歲以下收養之子非戶絕分明帖縣將所籍之物給還阿甘子母牒提舉司照會續又據寧都縣申具到因依奉台判據本縣當來所申丁昌在日已養得

二歲以下之子然則丁昌原非絕戶朱先之告妄耳林知縣既明知之乃復繩之以不除附之法彼村人安識除附爲何事今詳林知縣亦未識此二字之義也此謂人家養同宗子兩戶各有人戶甲戶無子養乙戶之子以爲子則除乙戶子名籍而附之於甲戶所以謂之除附彼侯四貧民未必有戶兼收養異姓三歲以下法明許之即從其姓初不問所從來何除附之有若只謂丁昌養子合申官附籍則可耳然法亦有雖不吟附官司勘驗得實依除附法之文林知縣亦不照應便將丁昌作戶絕拘沒其業而缺不兒之懷以資告訐無賴之輩於缺前謂

阿甘已召接脚夫不應復爲前夫抱子便欲籍沒其業則尤未  
安婦人無所依倚養子以贖前夫之嗣而以身托於後夫此亦  
在可念之域在法初無禁絕之明文縱使此子不當養阿甘係  
召接脚夫亦有權給之條未當拘沒也按戶令寡婦無子孫并  
同居無有分親召接脚夫者前夫田宅經官籍記訖權給計直  
不得過五千貫其婦人願歸後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戶絕法據  
丁昌之業所直不過三百餘貫其合給阿甘明甚朱先無賴伺  
人子幼家危之際妄告戶絕官司惟微利是嗜果顧義理不照  
法令便從而沒奪之幾於上下交征矣本司所斷係據理據法

兼在提舉司結絕之後翻訐施行自有次第本縣不依本司後  
斷乃輒將 舉行缺 混亂妄申承行人勘杖八十再帖仰  
將丁昌物業一文以上並照條給還阿甘管領狀照申朱先妄  
告本公坐罪經赦免其已納買業價錢二百十四貫有零未委  
是何據官司妄行交收告示朱先徑自賚鈔前去請領其元給  
公據責本縣吏人監索解來毀抹附案仍給斷由附阿甘收執  
牒提舉司本州各照會

歸宗

子隨母嫁而歸宗

蔡父軒

阿甘已召接脚夫不應復爲前夫抱子便欲籍沒其業則尤未  
安婦人無所依倚養子以贖前夫之嗣而以身托於後夫此亦  
在可念之域在法初無禁絕之明文縱使此子不當養阿甘係  
召接脚夫亦有權給之條未當拘沒也按戶令寡婦無子孫并  
同居無有分親召接脚夫者前夫田宅經官籍記訖權給計直  
不得過五千貫其婦人願歸後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戶絕法據  
丁昌之業所直不過三百餘貫其合給阿甘明甚朱先無賴伺  
人子幼家危之際妄告戶絕官司惟微利是嗜果顧義理不照  
法令便從而沒奪之幾於上下交征矣本司所斷係據埋據法

兼在提舉司結絕之後翻訐施行自有次第本縣不依本司後  
斷乃輒將 舉行缺 混亂妄申承行人勘杖八十再帖仰

將丁昌物業一文以上並照條給還阿甘管領狀照申朱先妄  
告本令坐罪經赦免其已納買業價錢二百十四貫有零未委  
是何據官司妄行交收告示朱先徑自賣鈔前去請領其元給  
公據責本縣吏人監索解來毀抹附案仍給斷由附阿甘收執  
牒提舉司本州各照會

歸宗

子隨母嫁而歸宗

蔡父軒



阿甘已召接脚夫不應復爲前夫抱子便欲籍沒其業則尤未  
安婦人無所依倚養子以贖前夫之嗣而以身托於後夫此亦  
在可念之域在法初無禁絕之明文縱使此子不當養阿甘係  
召接脚夫亦有權給之條未當拘沒也按戶令寡婦無子孫并  
同居無有分親召接脚夫者前夫田宅經官籍記訖權給計直  
不得過五千貫其婦人願歸後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戶絕法據  
丁昌之業所直不過三百餘貫其合給阿甘明甚朱先無賴伺  
人子幼家危之際妄告戶絕官司惟微利是嗜果顧義理不照  
法令便從而沒奪之幾於上下交征矣本司所斷係據埋據法

兼在提舉司結絕之後翻訐施行自有次第本縣不依本司後  
斷乃輒將 舉行 缺 混亂妄申承行人勘杖八十再帖仰

將丁昌物業一文以上並照條給還阿甘管領狀照申朱先妄  
告本令坐罪經赦免其已納買業價錢二百十四貫有零未委  
是何據官司妄行交收告示朱先徑自賣鈔前去請領其元給  
公據責本縣吏人監索解來毀抹附案仍給斷由附阿甘收執  
牒提舉司本州各照會

歸宗

子隨母嫁而歸宗

蔡父軒

提舉所擬已得其情昔范文正公隨母嫁朱家冒姓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泣而去之終身不忘朱家之恩前賢所為昭昭可法舒常容後妻傅氏帶來之子冒姓舒氏雖是礙法然近一十年長幼無間言似有古人忠厚之風今世未易有此但薛龍孫等於其義父舒常身死之後却宜自歸本宗而為傅氏者亦宜以義遣之今乃盤旋不去宜乎舒氏之族人不能平也婦人何所知識但見其帶來之子冒姓命名已歷年久將謂可分舒氏之業而薛龍孫年長主張家事舒氏親子反拱手聽命天下安有是理哉此舒希說等之訟所由起也舒常親子舒思義已自長

成觀其狀詞知母親之當為而謂舒希說等之侵擾其家亦是有親識之人正不待薛龍孫代之幹盡仰薛龍孫龍弟各自歸奉薛氏之祀不得更冒姓舒氏及干預舒氏家事傅氏亦宜以至公為心留意俯育三子不得更引惹薛龍孫等薛氏二子既各歸姓則舒希說馮景揚之訟自此當息如更强聒則是有意欺騙孤寡則當議罪馮景揚為人之壻不能調亭率其妻以訟其母多是謀利此豈真有為舒氏之心哉僉廳所擬分為二分之說不知法意如何別呈各人責遵從狀入官訖並放續僉廳官擬再呈奉台判只依標撥法

出繼不肖官勒歸宗

翁浩堂

盧公達為侍郎之孫不幸無子遂養同姓人盧君用之子應申為子又不幸不肖挾侍郎之陰生事鄉鄰背所養從所生犯賊犯盜蒙本州將應申決脊杖編管撫州此尚可以繼侍郎之後而奉其香火乎既不可為侍郎後則尚得名為盧公達之子乎父之所以生子者為其生能養已死能葬已也今問盧應申則稱與乃父公達各居異食是生不能養之矣公達死後義子陳日宣經縣投詞稱應申不出錢營葬生既不能養死又不肯葬父子之道固如是乎人倫天理至此滅矣今據盧應申陳日宣

各執出公達生前遺囑乃應申未犯罪之前今年六月七月遺囑及狀互相反覆皆是公達臨終亂命不可憑信今但以大義裁之則應申既同所生父君用受刑則決不可玷辱衣冠況生不養公達死不葬公達委難為子引勒盧應申仍舊歸宗為君用之子公達產簿當聽給付房長盧景愈等從公擇本宗昭穆相當人立為公達之後仍監檢索侍郎誥勅與之主掌應申手內賣過田業用過錢物並免根問陳日宣自係外姓人隨母嫁于公達所有公達戶下物業日宣不得干預悉詞申州提舉司照會

衣冠之後賣子於非類歸宗後責房長收養 翁浩堂  
父子人倫之大父老而子不能事則其罪在子子幼而父不能  
養則其責在父劉瑄為衡州知郡孫有男元老幼不撫養而賣  
與鄉民鄭七棄衣冠而服田畝情亦可憐此猶可諉也曰劉瑄  
一時為貧之故已而元老不安於鄭七家逃歸本父劉瑄固宜  
復回天理自子其子矣乃復以元老賣與程十乙則其意安在  
哉可謂敗人倫滅天理之已甚者今鄭七入詞欲取回元老於  
已去三年後此決無復合之理元老宦裔鄭七農夫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不應更來識認劉瑄兩將元老賣弄為父不人本合

勸杖且與從蔭決小杖二十元老膝押徃族長劉萬二宣教宅  
聽從收養觀此子情貌茲按兼所習已乖請萬二宣教嚴與鈐  
束庶免墮落下流為衣冠之玷亦一美事

分析

女婿不應中分妻家財產

劉後村

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遺腹之男亦男也周  
丙身後財產合作三分遺腹子得二分細乙娘得一分如此分  
析方合法意李應龍為人之婿妻家見有孤子更不顧條法不  
恤幼孤輒將妻家膏腴田產與其族人妄作妻父妻母標撥天

下豈有女婿中分妻家財產之理哉縣尉所引張乖崖三分與婿故事即見行條令女得男之半之意也帖委東尉索上周丙戶下一宗田園干照并淨財帳目將確腹好惡匹配作三分喚上合分人當廳拈閤僉廳先索應龍一宗違法干照毀抹附案母在不應以親生子與抱養子析產

陳文卿妻吳氏昨來抱養陳厚爲子繼而親生二子陳謙陳寅是也吳氏夫婦若賢則於有子之後政當調護均一使二子雍睦無間言可也無故自以產業析而二之文卿既死之後吳氏又以未分之業析之陳厚自鬻已產固爲不是然使吳氏初無

偏私之意未即分開產業至今同爨而食母爲之主則陳厚雖欲出賣而無從陳謙陳寅挾母以治其兄至謂陳厚毆母於狀內稱於十月二十九日陳狀判執者此特謙寅買填印白紙哉添訟本而已不然二十九日之狀簿何以獨無吳氏之名準法父母在不許別籍異財者正欲均其貧富養其孝弟而已今觀吳氏子母違法析產以與陳厚者是欲蹙之使貧也昔姜氏惡莊公愛叔段東萊呂氏云愛惡二子乃是事因今吳氏愛惡何以異此幸今吳氏子母因陳厚論收詭力稍肯就和此當職之所深願也喚上陳厚當廳先拜謝其母陳謙陳寅次拜謝其兄

喚鄉司剷除陳厚陳謙陳寅三戶之外其范從政陳慶龍陳氏  
兒陳堪下黃庚三姐陳文卿等五戶物業併歸陳文卿一戶而  
使吳氏掌之同居共爨迨為子母兄弟如初他時吳氏考終之  
後從條只將陳文卿一戶分與三子陳厚不得再分陳謙陳寅  
兩戶物業以其已經分析立戶自行賣盡故也若以法意言之  
謙寅兩戶亦合歸併但陳厚既已自賣其所受之產不欲歸併  
以遂陳厚重疊分業之科此又出公法而徇人情耳仍給據與  
謙寅為照陳厚者歸與妻子改節即事其親篤友以諧其弟自  
此以後無乖爭凌犯之習以厚四生間允令之所望也仍申

檢校

檢校娶幼財產

吳兩巖

方天祿死而無子妻方十八而孀居未必能守志但未去一日  
則可以一日承夫之分朝嫁則暮義絕矣妻雖得以承夫分然  
非王思誠所得干預子固當立夫亡從妻方天福之子既是單  
丁亦不應立若以方天福之子為子則天祿之業併歸天福位  
下與絕支均矣先賁王思誠不得干預狀為從不應為杖斷仍  
將天福押下縣喚上族長從公將方千戶下物業均分為二其  
合歸天祿位下者官為置籍仍擇本宗昭穆相當者立為天祿

後妻在者本不待檢校但事有經權十八孀婦既無固志加以  
王思誠從旁垂涎不檢校不可請本縣詳判區處訖申

侵用已檢校財產論如擅支朝廷封樁物法 胡石壁  
湖湘之民率多好訟邵陽雖僻且陋而珥筆之風亦不少然自  
當職到官以來每事以理開曉以法處斷凡素稱險健者率皆  
禹服退聽未嘗有至再訟者獨曾仕珍父子狠戾頑嚚犯義犯  
刑恬不知畏本府未及結斷而遞經漕司漕司方爲索案而又  
經帥司帥司方爲行下而又經憲司使其果抱屈抑亦須候逐  
處官司施行了當方可次第經陳豈有首尾不及兩月而徧經

諸司者何況本府之所處斷未嘗敢容一毫私意已見皆是按  
據令條又其越獄之罪已從寬恕不復窮究亦可謂曲盡矣而  
人畧不伏辜恃其能訟輒敢求勝不已使其訟於諸司者曰  
大府斷獄不當猶云可也今乃一則曰禁死其父再則曰禁死  
其父曾不思囹圄之中有官有吏有同禁之人若或死於非命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何可誣也况其逃竄之後其親戚鄰里有  
見之者藏之者案牘可考而知其人可追而問此又何可誣也  
而曾元牧乃敢妄爲此言以誣罔臺閣以誣潁州郡觀此一節  
即其平日罪惡信有如鄉鄰之所云姪女之所訟者矣此一段

事既在憲臺奉府當實之於不問但準勅輒支用已檢校財產者論如擅支朝廷對椿錢物法徒三年又律詐爲官司文書及增減者杖一百今曾元牧擅支已檢校錢六百餘貫銀盞二十隻又措改朱契六道其視法禁何有哉若不照條科斷則聞者將謂本府亦謂其所持莫敢致詰自此姦民皆將是則是儆矣詎可不以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曾元牧決脊杖十五其曾士殊一分家業照條合以一半給曾二姑今僉廳及推官所擬乃止給三分之一殊未合法大使司劄內明言與詞雖在已嫁之後而戶絕則在未嫁之先如此則合用在堂

女依子承父分法給半夫復何說餘一半本合沒官當職素不喜行此等事似若有所利而爲之者姑聽仕珍仕亮兩位均分外仕殊私房置到物業合照戶絕法盡給曾二姑限三日對定照已判專人解推吏併詞人抱案赴提刑司

檢校聞通判財產爲其姪謀奪

聞通判平生清苦自立鄉曲所共知之今不幸歿於官所其家惟一婦一孫惇惇孳幼孤影悽然過者見之猶爲不忍矧如同氣之至愛猶子之至情乎扶持之保護之以慰泉下之望此實天下之大義也今乃幸其人之云亡睥睨歸橐之物眈眈然惟



恐謀奪之不亟且其家資產素微所餘俸給一入豺虎之吻死者何以葬生者何以養有如目今所失一箱物委官驗之初無外賊來蹤非一家人之謀而誰爲之乎詆糠及米勢所必至辨之不早禍必燎原見委察推躬親屈致季知縣王宗教潘縣尉湯將仕集會其家點對原檢校數目嚴與封椿將來備襄事支遣之外以其餘金悉爲買田活其孤幼如見留日用婢僕之類亦合量爲支給其他蠶食于旁一切屏去之母以姑息爲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季知縣諸寓公疇昔風誼之厚藹著且評必能相與協心經紀而保全之煩察推更爲轉致此意貴州家之

公禱也切幸介注

孤幼

同業則當同財

蔡文軒

但觀鄰證單狀李春六居大瓦屋而牛畜多阿鄭阿陳牛厓居小茅屋並無一物以此便見大段不均縱往年已分析而牛厓一分實未均其利春五春六當念牛厓乃同祖之親既已同業必當同財帖縣尉同曹隅官照單狀所載將三家物力除田產之外應係米穀孳生之類並混作三分內牛厓一分分明具單入官責阿陳收掌撫育所契照就李春五兄弟索出封寄縣庫

給據與照候出幼日給還各責狀申

鼓誘卑幼取財

黎定夫等六名利孫某之幼教其私輒將田業就張上舍宋通判宅倚生錢共一百二十貫足非所使用內黎定夫等三名解受孫某錢會係欺詐取財從盜論黎定夫賊滿三十貫八百合配本州夏某賊滿一十五貫二百合徒二年劉庚四賊五貫五百文合徒一年半涂某誘卑幼非理費用財產合杖一百編管鄰州李染受孫某寄錢共官會五百二十貫據孫某及其母阿揚所供並係李染留此錢欲為鬻舉以事體稍重未欲盡情報

究蕭子章只就李染名下借錢口還尚可閱畧孫某有母在而私以田業倚當亦合照贖昧杖一百劉順為牙保亦當同罪雖犯在赦前然黎定夫等詐欺得財陪步卑幼以破壞人家產殘害人家子弟豈容罰不傷且毫毛案備所供申使府取自施行蕭子章放餘名各知在聽候

監還孰實攘取財物

曹順受恩於張僉判即非一日今乃乘其夫婦踵逝孤幼可欺隨行錢物悉從而奪之一死一生情具可見况張僉判之家生理素窘旅殯未歸未卜歸藏之所累然諸孤誰其依怙行道之

人罔不悽愴况於數十年相與之執賓乎士行至此掃地盡矣  
且監還所認錢五百九十五貫衣物九號交還張宅收領但張  
僉判夫婦之殯皆未有所歸自合追還曹頤之錢責付其家先  
為營葬之計二孤不能任大事之責非得其本族尊長與夫親  
故中疇昔尚義之士為之主盟何以克濟王宗教誼氣素高鄉  
曲起敬又矣聞此當能出力為之扶持牒請宗教亟為圖之

叔父謀吞併幼姪財產

胡石璧

李文孜最爾童稚怙恃俱亡行道之人所共憐憫李細二十三  
為其叔父非特恩無衿卹之心又且肆其吞噬之志以已之子

為兄之子據其田業毀其室廬服食器用之資雞豚狗彘之畜  
毫髮絲粟莫不奄而有之遂使兄嫂之喪暴露不得葬孤遺之  
姪逃遁而無所歸其滅絕天理亦甚矣縱使其子果是兄嫂生  
前所養則在法所養子孫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官司  
審驗得實即聽遣還今其不孝不友如此其過豈止於破蕩家  
產與不侍養而已在官司亦當斷之以義遣逐歸宗况初來既  
無本屬申牒除附之可憑而官司勘驗其父子前後之詞反覆  
不一又有如主簿之所申者上則罔冒官司下則欺害孤幼其  
罪已不可逃而又敢恃其强悍結集仇黨恐嚇於主簿體究之

時劫奪於巡檢拘收之後捍拒於弓手追捕之際出租賦奉期約之民當如是乎若不痛懲何以詰暴準勅諸身死有財產者男女孤幼廂者隣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規隱者加二等廂隣不申尚且如此况叔姪乎因致侵欺尚且如此况吞併乎又勅諸路州縣官而咆哮凌忽者杖一百凌忽尚且如此况此况奪囚乎又律諸鬪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斫射平人尚且如此况拒州縣所使者乎合是數罪委難末減但子聽於父者也李少二十一豈知子從父令之為非孝原情定罪李細二十三為重李少二十一為輕李細二十三決脊杖十五編

管五百里李少二十一勘杖一百押歸本生父家仍枷項監還所奪去李文孜財物契書等李文孜年齒尚幼若使歸鄉必不能自立於群兇之中而劉宗漢又是外人亦難責以託孤之任此事頗費區處當職昨喚李文孜至案前問其家事應對粗有倫敘雖曰有以授之然以見其胸中非頑冥弗靈者今送府學委請一老成士友俾之隨分教導併視其衣服飲食加意以長育之其一戶產業並從官司檢校逐年租課府學錢糧官與之拘權以充束修服食之費有餘則附籍收管候成丁日給還

女承分

處分孤遺田產

范西堂

照對解汝霖因虜入寇夫婦俱亡全家被虜越及數年始有幼女七姑女孫秀娘回歸其姪解勲撫于其家主管生業可謂能厚睦族之義任恤孤之責余榮祖連年入狀告論戶絕謂是解勲掩有入己乞行籍沒歸官前政已畧施行拘納租課使之入錢數踰千緡繼而七姑秀娘回歸乃與免行拘籍仍付解勲主管而余榮祖至今猶未絕詞當元州府徒欲拘收花利其後解勲又欲視爲己業區處失當不能絕詞展轉十年適滋吏姦既有二女法當承分官司拘錢已犯不贖責付族人又因爲利詞

訴存至此實有以起之汝霖家業歲收主分租穀大約不下二百石不爲不厚解勲以已任之既無收支簿書又不主盟姻議惟立繼絕之子一人曰伴哥以承汝霖之業雖云絕家尊長許令命繼異姓非三歲以下亦姑勿論然挾一幼子而占據乃叔田產二女在室各無處分安能免議解汝霖既無親子合作戶絕施行准法諸已絕之家而立繼絕子孫謂近親尊長命繼者於絕家財產若只有在室諸女即以全戶四分之一給之若又有歸宗諸女之一其在室并歸宗女即以所得四分之一給之若法給之止有歸宗諸女依戶絕法給外即以其餘減半給之餘沒

官止有出嫁諸女者即以全戶三分爲率以二分與出嫁女均給一分沒官若無在室歸宗出嫁諸女以全戶三分給一並至三千貫止即及二萬貫增給二千貫今解汝霖只有幼女孫女並係在室照戶絕法均分各不在三千貫以上伴哥繼絕合給四分之一其餘三分均與二室女爲業七姑雖本姓解汝霖生前自行收養與親女同今年二十有五未諧親議儻更二十五年而後嫁豈無墓木已拱之歎乃兄撫存其意安在况秀娘往年被擄遺棄九場襄陽將官王璋收拾歸家撫養如已子更歷八年解懃始因祭祖之訟無可憑籍前往理取原其本意取之

不過爲占田計耳儻祭祖之訟不興汝霖之業可據秀娘必聽爲襄陽之人俾正丘首夫豈暇謀拖照回文秀娘原在王氏之家係存留爲次子婦此意本善解懃當官責領亦謂權暫取回承認田產不敢有負親盟今解秀娘于家誠可以爲占田之策而王氏親約乃不復顧且當時仕難非遇王璋父入鬼錄既得生還乃敢忘義九原可作度祖父之意決不肯違昔王璋欲爲兒婦初非圖其厚資今秀娘既承女分正宜因以報德解懃無知自謀甚厚而薄以處人終訟之招不爲無自當廳將汝霖田產照條均分置關二本一付伴哥聽從解懃之命使之繼絕一

付七姑召人議姻一付秀娘收執爲業牒縣尉打量均作四分  
申上以憑拋拈移文襄陽喚上王璋聽照原約取回成婚戶絕  
之家自有專條官司處置一從條令非惟絕訟死者可慰舐犢  
之念生者可遠兼并之嫌縱有健訟奚所容喙自度無嫌於榮  
祖乎何畏榜示士曹或願議姻聽自入狀切待審度以憑施行  
又據所供族圖解慙亦且無後僅有一女年踰六十此日迫崦  
嵒鍾鳴漏盡之時也孽孽罔利不知自反能欺於人而不能欺  
於天能計於一時而不能計於他日誠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併書以戒之汝霖一分田租併行椿管存爲二女出適之用

餘人並放申州照會施行

遺囑

假偽遺囑以伐喪

蔡文軒

范瑜放蕩無藉乘范大佑神朝奉不祿妾起覬覦既教唆族人  
仗於范朝奉垂絕之際登門伐喪騙去錢會今又敢恃其破蕩  
自行詐賴鞠之囚理屈辭窮即無所謂遺囑特鑿空誣賴爲騙  
取錢物之地耳國家大臣薨肉未寒而不肖之族已群起而并  
吞之此風俗之大惡人情所同惡不行重懲無以戒後范瑜勘  
杖一百編管鄰州所有范朝奉垂絕之際騙去錢物入牒府第

具姓名申來以憑追究院司引斷施行間續據國子進士范渙等連名劄狀陳告及范承議劄狀乞從未減范瑜本合照已判勘杖編管以明堂赦恩適至而范族尊長及小范佑神承議合辭有請姑從輕送州學泐竹篋二十聽讀三月放餘照前判

女合承分

范西堂

鄭應辰無嗣親生二女曰孝德過房一子曰孝先家有田三千畝庫一十座非不厚也應辰存日二女各遺囑田一百三十畝庫一座與之殊不為過應辰死後養子乃欲奄有觀其所供無非刻薄之論假使父母無遺囑亦自當得若以他郡均分之例

處之二女與養子各合受其半今只令與田百三十畝猶且固執可謂不義甚矣九原有知寧無憾乎縣丞所斷不計其家業之厚薄分受之多寡乃徒較其遺囑之是非義利之去就却不思身為養子承受田畝二千而所撥不過二百六十遺囑之是非何必辯也二女乃其父之所自出祖業悉不得以露閨而專以付之過房之人義利之去就何所擇也舍非而從是此為可以予可以無予者設舍利而從義此為可以取可以無取者設今孝先之與未至傷惠二女之取未至傷廉斷然行之一見可決鄭孝先勘杖一百釘錮照元遺囑各撥田一百三十畝日下



管業

諸姪論索遺囑錢

范西堂

柳璟兄弟四人父美分析各占分籍素無詞訴三兄俱亡有姪凡四璟死之日家業獨厚而子幼遂以四姪貧乏各勸十千書之於紙歲以為常今纔五七年而璟之妻子為渝原約諸姪陳論意欲取索就其族長索到批貼係璟親筆以干照接續支付似可無辭第探其本情實有深意昔人有子幼而婿壯臨終之日屬其家業婿居其子之二既而渝盟有詞到官先正乖崖以其善保身後之子而遂識乃翁之智從而反之九原之志卒獲

以伸柳璟之死子在襁褓知諸姪非可任託孤之責而以利誘之觀其遺詞初念生事之薄而助之錢終以孤兒寡婦之無所託而致其懼且言獲免侵欺瞋目無憾執筆至此夫豈得已此與古人分付家業之事意實一同其所措慮可謂甚遠諸姪不體厥叔之本意歷年既遠執券索償若其固有不知璟之子受年日以多璟之妻更事日以熟門戶之託既有所恃則以利啗人無嫌諾責合當倣乖崖之意行之原約毀抹自今以始各照受分為業如有侵欺當行懲斷

別宅子無證據

范西堂

饒操無子養應申以爲子儻果有庶出之親子不自撫育併母  
逐去以嫁其僕李三非人情也今李三之子李五謂其母懷孕  
而出以嫁李三自陳歸宗何所據而然也準法諸別宅之子其  
父死而無證據者官司不許受理李五生於李三之家年踰二  
十父未嘗以爲子其無證據也決矣李三饒操之僕也二十年  
間往來饒操家不知其幾必嚴主僕之分欲爲子者果如是乎  
據李五所供謂是生母之出母實逐之理固有此第母死十年  
之後饒操身故十年之久非一朝夕饒操胡爲一併棄逐初母  
死而不持母之喪今父死而欲分父之業夫豈可行越年二十

明居李三之家而陰爲饒操之子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夫父  
子天性也不可以強合縱是其已之所出而父不認亦無可強  
之理矧爲僞乎昔衛太子歸詣北闕公車以聞是否未可知也  
衆方艱於區處京尹雋不疑乃叱從吏收縛謂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是罪人也詔獄而竟得其僞夫大義所在  
古今不易之理家國雖異其理則同以義斷之何所容喙緣李  
五出沒於族人之家往往多有主之者若問族長必有出而證  
其實大槩饒操過房應申族多不平乘機抵隙令得以騁若果  
崇篤族義其行以公當操存日何不俾正父子之名於一時絕

紛爭之禍於他日胡為操死之後遽相扶持以圖終訟族義之薄矣甚於此郡縣所斷反覆辯證如見肺肝今之為政非曰知之艱必須行之果也及至無訟家已用喪卒墮族人之姦李五勘杖一百編管隣州李三本是饒操地客押出縣界有詞決配

義子背母無狀

蔡文軒

詳王氏所供初事張顯之為妻顯之既死只有男張大謙王氏夫亡子幼始招許文進為接脚夫許萬二者乃許文進之義子帶至王氏之家也許文進用土氏前夫之財營運致富其許萬三長成王氏又為娶婦悉出家計附之雖前夫親生之子已

死不復為之立繼所以撫育許萬三之恩可謂厚矣今年四月許文進病重口令許萬三寫下遺囑分付家事正欲社許萬三背母之心許萬三從而竊之固已無狀且縱其妻阿戴悖慢其姑又將盥筵席掩而去有是理哉王氏有詞夫豈得已本州委林都監究實不能正其母子之名分乃只問其財貨之着落舍本求末棄義言利知有貨利而不知有母子之天鄙哉武夫何足識此尤可怪者王氏方訴于本司之庭忽有許文通者突然執狀而出曳王氏而前若擒捕一賊之狀押下供對乃知許文通者乃許萬三所生之父所供之狀與所執之狀字畫已出兩

手無故而欲干預孀婦家事一不可也又爲出繼男入嗣率子  
攻母二不可也違背公理入脚行私孀婦在公庭猶且爲其擒  
紐欺撼則其在私家可知矣則其助所生之子以悖所養之母  
又可知矣當職親視其無狀心甚惡之誰無父母誰無養子天  
理人倫何至於是許文通勘杖八十封案如敢更干預王氏家  
事即行折斷牒州差管押許萬三夫妻及財本與王氏同居待  
奉如再咆哮不孝致王氏不安跡定將子婦一例正其不孝之  
罪仍門示

宣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八

